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LISHI DE JIEGOU
YU CHONGGOU
HOXIANDAI ZHUYI LISHI
BIANZUANYUANXIAOSHUO YANJIU

历史的解构与重构：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

刘璐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共有6个部分，内容包括 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的历史哲学转向和历史主题在文学小说领域的回归、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历史表征方式、历史编纂元小说对历史的解构、历史编纂元小说对历史的重构以及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书写意义等。借助以上探讨，作者发掘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历史编纂元小说注意到在历史书写中，意义的自律和经验的还原性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历史编纂元小说对于历史叙述中的权力控摄有着预警式的深刻认知。

历史的解构与重构：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

刘璐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 / 刘璐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1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ISBN 978-7-310-06007-8

I. ①历… II. ①刘… III. ①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小说研究—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5079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
LISHI DE JIEGOU YU CHONGGOU:
HOUXIANDAI ZHUYI LISHI BIANZUAN YUANXIAOSHUO YANJIU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陈敬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http://www.nkup.com.cn>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1.25 印张 1 插页 154 千字
定价：39.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8339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
项目号（TJWW15-012）

前 言

20 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以碎片化、多元化和解定论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带动了许多人文学科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历史哲学这门古老学科也不例外。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历史哲学领域之后，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这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中存在的矛盾和分裂、开始追问和反思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刻意忽略和回避的问题。经过重新思考的历史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被剥夺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历史文本成为一切文本中的一种文本、历史叙事也成为了一切叙事中的一种叙事。而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也从历史哲学领域蔓延到文学领域，小说界近年来呈现出一种“带着问题回归历史”的趋势——大量小说开始着眼于历史和过去。但是这些植根于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对历史问题和历史叙述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自我意识”，这些小说的作者直面历史被“书写”的过程，并以对历史的解构和重构来把历史的呈现变成一个问题。加拿大学者哈琴称这种小说为“历史编纂元小说”，而这类小说常常被认为是比论文更加有效的历史研究文本。虽然身处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中，但历史编纂元小说却并不认同废黜历史的主张。因为相信“历史”这个人类真实经历过的、经验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过去”承载着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过去也成为人类现在和将来的保障。在质疑历史中回归历史，历史编纂元小说成为集合了后现代主义诸般矛盾的文本。

本书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出现和滥觞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向相结合，将其看作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响亮回应，通过对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思想基础、文本特征、书写意义的梳理，希望对其进行一种综观的研究，并提出有关历史编纂元小说思想特征方面的独特

之处：第一，历史编纂元小说注意到在历史书写中，意义的自律和经验的还原性之间存在矛盾；第二，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历史编纂元小说特别警惕历史叙述中的权力控摄。

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讨论了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的历史哲学转向和历史主题在文学小说领域的回归，而历史编纂元小说正是植根于这个文化背景之下。它认同历史与文学一样是一种文字建构，修辞和语言习惯才是历史文本建造中的首要因素，因此历史编纂元小说确定了以自身观念结构历史的方式。绪论还对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特别针对历史编纂元小说提出者哈琴的有关论述进行了研究，归纳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基础理论方面的特征。提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思想基础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并将历史编纂元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转向相结合进行了交叉研究，对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思想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章讨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历史表征方式。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叙述是带有史学研究特征的叙述，主要体现为其对“人与过去”和“过去的存在与当下的描述”等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而历史编纂元小说又将其文本建立在一种活动的叙述链条之上，将意义展现为一种展开的过程史，从而历史性地将文本变为一个不断被解释的意义增殖体。

第三章探讨了历史编纂元小说对历史的解构。后现代主义时期，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作者和历史学家同样发现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一个作为话语的“元历史”，其中心正是所谓的“伟大故事”。历史编纂元小说反对元历史的叙述，以反讽的方式将其消解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以此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基础和形式。本章共有两节，分别是解构历史叙述和解构历史言说。

第四章讨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与历史的重构。历史编纂元小说对历史的重构主要采用如下几种方式：第一，重访历史遗落的书写；第二，模拟史传文学的写作；第三，对话当代面临的问题。通过重构，历史编纂元小说重新发现了过去与人类自身的密切关系。

第五章作为结论探讨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书写意义。历史学家耶尔恩·吕森说“过去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开放着的将来”，这也正是后现代时期许多作家重拾历史写作的因由。而在历史编纂元小说那里，更聚焦了人类对时代、道德等问题的重新思考。通过研究，本书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历史编纂元小说中，重要的不是对过去真实与否的考量，而是引起人们对判断故事讲述的评判标准的重新评价；对于理解人类的自身和行为，历史叙述承担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不仅关乎现在，也向将来敞开。

目 录

绪论 历史编纂元小说与西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	1
第一节 西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及选题意义	8
第三节 哈琴与“历史编纂元小说”	15
第一章 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进场	23
第一节 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思想基础： 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	23
第二节 当代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基本特征	28
第三节 小结	34
第二章 历史编纂元小说与历史的表征	37
第一节 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史学性叙事	37
第二节 文本构成的活动链	51
第三节 诗学意义的过程史	56
第三章 历史编纂元小说与历史的解构	59
第一节 解构历史叙述	60
第二节 解构历史言说	83
第三节 小结	100
第四章 历史编纂元小说与历史的重构	102
第一节 重访历史遗落的书写	102
第二节 模拟史传文学的写作	128
第三节 对话当代面临的问题	136
第五章 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书写意义	148
第一节 时代与问题	148

第二节 历史选择与道德立场	152
第三节 过去之中有着许许多多开放着的将来	156
参考文献	158
后 记	167

绪论 历史编纂元小说与西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

第一节 西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

20世纪后半叶，一种被哈琴称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文学样式在西方世界悄然出现，并逐渐兴盛。这种看似游戏，实则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深刻自我意识的小说在当今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西方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

西方世界对历史哲学的探讨由来已久，著名历史哲学家维柯曾经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凡人的时代，而他关于人类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思想，被公认为孕育并包含了现代历史哲学的两大流派：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①包括维柯在内的许多历史哲学家都曾致力于探讨历史规律——这也是后现代思潮涌入历史领域之前历史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维柯等人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这种根本的思想立场也在历史哲学领域开启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相对立的先河。^②在我们今天看来，从总体上讲，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焦点是历史本身，更加关注历史的“本体论”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则以人类如何认识历史运动为中心，更加关心历史的“认识论”问

^① 杨耕、张立波：《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选自“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总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杨耕、张立波：《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选自“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总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题。而这两大历史哲学流派共同的存在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历史”一词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概念，它既包含人类以往各种活动的总体和事件的过程，同时也包含这整个“总体”和“过程”的叙述与说明——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一种事实重合。^①从另一方面讲，历史自身的存在具有其科学性和客观性，但历史的记述和评价则充满了主观性和文学性。经过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诸般新思潮洗礼，西方世界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对历史本身的评价也表现出更多的后现代思考；研究者开始审视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哲学所具有的变动性、分裂性和人为性。因此，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介入这个古老的历史哲学领域里时，研究者开始倾向于关注“历史”这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中矛盾和分裂的部分，将矛头直接伸向了此概念中的根本对立处，开始反思和追问历史研究中被刻意忽略和回避的某些问题。

当今的研究者注意到，当 18 世纪的黑格尔等人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提出“世界、历史、个人”的概念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将“历史”定义为“整体”，将历史叙事标的为宏大叙事。黑格尔的哲学理念让他很自然地认为历史便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他将历史看作是一种“绝对理性”和人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拥有自身绝对终极目的和进程的“元历史”。同样，作为一种“绝对理性”的结果，历史的整一性决定了其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又决定了它具有某种规律性——而人类是拥有理性的，这个逻辑链条说明历史最终会被人类所认知，历史规律最终会为人类所掌握。人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信心，曾经成为人类认识历史和掌握自身命运的理论指导。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思想文化界认识到当今世界正面临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以福柯、巴尔特、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在将西方世界对待过去、认识历史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和审视之后，最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启蒙理性所带来的霸权性话语和主导性文化。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主张是反对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建立起的中心主

^① 杨耕、张立波：《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选自“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总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这就决定了后现代主义也必然会对西方世界中长久以来存在着的“元历史”叙述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当后现代主义进入到历史哲学领域中，它便从根本上质疑了历史和历史哲学。按照罗蒂的说法，历史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犯有一个先验性的错误：它预设了理性和实在的对应性。在这个十分值得商榷的前提之下，后现代主义发现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一切传统研究都需要被重新加以讨论。

但是对此观点，思想研究领域也并非波澜不惊，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从未消失过。在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看来，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反历史的一股思想逆流。因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无论是文学领域里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还是学术领域中的权威和哲学家、科学家，他们其中很多人都表现出对历史观念的某些敌视——有些甚至十分强烈。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的许多同代人特别难于接受过去时代和往昔时间的真实性，顽强地抵制种种对历史知识的可能性的论断。”^①但是在被“后现代主义”这个学术概念所总括的思想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细流，很多学者注意到，在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后现代主义之中其实也存在着一种重新对过去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愿望。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思考意味着这将是一种带有强烈批判性和语境性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对传统的一种反拨和再认识。

许多学者都感受到当代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时期，从 20 世纪后半叶一直延续至今的、复杂多变的局面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更对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状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充斥着人们的困惑和犹疑，这种思想状况也得到了当今文学创作的热列回应——文学世界里呈现出分裂、碎片、非中心化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大量涌现似乎在反复强调着一个事实：在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过去为人所不自觉接受为“真”的一切文化、知识、信仰都需要被重新思考和诠释。而在小说领域里，像是特别针对这种后现代状况的回应，一种充满自我指涉性的全新叙事文学悄然产生：

^①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选自[加]帕米拉·麦考勒姆、谢少波编，《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蓝仁哲，韩启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它不再以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和中心明确、走向清晰的故事取胜，而是以其隐喻性、理论化、解构性见长，人们甚至发现这类小说不仅在创造和讲述“故事”，更是在“解释”这个故事乃至解释这个创造故事的过程本身，这些小说被称为“元小说”（meta-fiction）——即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类突破了传统小说样式的作品不仅引起了诸多关注也引起了诸多争议——由于元小说不再关注事实的叙述而专注于文字和语言的游戏，其写作者也因此被冠以“历史逃避者”的名号，被认为是一群“文化突变体”，以展示写作的成规为乐，因而刻意回避深度和历史感。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ldler）曾在描述后现代主义文学状况时说：“他们（后现代作者们）冷漠、隔阂、服食幻觉剂和注重民权——这些价值观在新近的后现代文学里正得到愉悦的表现——这些（后现代文本）将超越阶级，混合各种文体，否定现代主义的反讽和严肃，更不用说否定现代主义对高雅和低俗的区分，无拘无束地回到了感伤和滑稽模仿的写作风格中。”^①

然而出现在元小说发展脉络之中的一种崭新倾向近年来却蔚为兴盛——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的过程中，加拿大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总结了一种被其称为“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y meta-fiction）的文学样式。她认为这类小说是那些相当流行的著名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对再现历史和小说写作均具有相当自我意识，而这类小说文本也有着鲜明的自我反映特征，但又悖论式地宣称其所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些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清楚地意识到历史与小说均是以文字结构的人为建造物，从而为它对过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新编写和再加工奠定了基础。^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元小说”对小说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颠覆，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创作本身进行评述；“历史编纂元小说”只将“元小说”技法作为其表达对历史问题和思想文化状况看法的手段，通过文本中的构

^① [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②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105-115.

架和构架断裂来表征当代的尴尬，而其表述仍旧是有焦点的。

在后现代的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作为方法和产品的历史总是被价值所浸透，大批学者开始认同历史书写从来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支配，因此他们坚持历史书写必须在支持正确立场的同时揭露过去的错误。但是什么又是正确的价值观？如何断定过去的历史叙述存有某些错误？这又成了摆在后现代主义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存有一个根本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就是它期待消除界限，又无法消除界限。这个根本矛盾让存在于后现代主义之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等研究都呈现出新的品质和新的欠缺。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语言成了考量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诸多命题的切入点，很多学者都发现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语言对本学科的意义，而对历史问题的记述与解析则更依赖于语言这种纯粹的人类行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面对历史问题时欣然接受了它的文本性，并由此出发以确立自己的论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强调平等、多元和去中心主义，而针对语言所做的去等级化处理也导致了历史论述中的去指涉主义，曾自信拥有“科学”品质的历史学科发现自己同“科学”话语一样也被降格为一种语言的叙述。后现代的历史哲学就是这样通过把概念的社会建构转化为以语言建构、以文化加以解释的范畴，从而将所有的人类交往模式都降低为它们的意义对象或者表现形式。这种解构模式使得等级在语言结构中被逐步消弭，最终导致在所有人文学科中都发现了解构的效力。

我们知道，由于后现代主义认为文本和话语并不能决定自己的表面意义，语言的去等级化也否认文本表面的统一，这种状况反而揭示了文本如何通过自相矛盾、含混不清以及压制相反意见来推翻自己原本所发出的信息，因此后现代主义认为文本本身存有不可忽视的异质性，充斥着“解构”可以立身其中的紧张关系。今天，无数信息不断证明后现代主义世界中的文化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由此以来被称为“知识”的信息也成为被怀疑、被否定的东西。带有强烈后现代色彩的历史哲学的兴起，恰恰是其对知识的不确定性做出的应激反应，而它所

表征的正是社会的不确定性。^①在这个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历史”被剥夺了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历史文本也开始沦为一切文本中的一种文本，历史叙事则沦为一切叙事中的一种叙事。正因如此，历史和文学间的鸿沟再次被打破，历史研究开始关注文本书写，同时也为文学领域涉足历史研究提供了条件。这一人文科学领域内的思潮革新使得历史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历史哲学研究也开始顺应潮流地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1. 解放被“事实”所压制的语言符号，还原历史的文本叙述性，从而把语言符号和事实等同对待。

自从后现代主义让历史叙述认识到自身生存的基础正是文本和文字，历史研究也开始注意到历史事实并非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纯粹客观物。由于语言是记录包括历史在内的所有人类过往经历的载体，所以历史亦不能够超出语言所遵循的内在规则。当代历史学家们发现了历史领域里一直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即历史事实不仅被语言覆盖，而且受制于种种人类文化规则——因为语言的功能在覆盖历史事实的同时又被文化规范以不同程度掩盖着，这个发现极大地震撼了历史研究，却给文学领域提供了思想养料。

2. 由于重新审视了历史事实在记述中的文本性，历史研究领域又重新引入修辞学。

后现代主义鼓励西方学术重建修辞，在后现代文化中，隐喻的真理几乎成了唯一的真理。利科在《活的隐喻》中提到，隐喻不仅仅是名称的转用，而更是对语义的持续更新……一切语义只有在隐喻的方式中才能够被表述。^②因此走下神坛的历史叙述开始与修辞携手，进一步拉近了自身与文学文本的距离。

3.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融入修正和改变了历史叙述的焦点。

历史叙述不再拘泥于整一的宏大叙事，各种末节和潜流、悲喜剧的叙事替代了整一的宏大历史。它们共同消弭了作为整体的宏大历史叙述，又共同组成了新的历史叙述。一言以蔽之，历史研究从科学性

① 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昶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②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转为了文学性——隐喻和情节置换了“实在”和解释。^①这个转变再一次揭开了有着语言文学本质的历史叙述长期蒙在自己脸上的面纱。

同时，这三大转变使得人类长久以来存在于历史学科那种对真理的追求成为“高贵的梦想”，由历史来探究真理的行为也因此演变成逻辑上无限可能的解释。这样，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便废黜了“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与“诗学”的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区分——历史不再是一块人文学科领域里拥有真理品质的孤岛，而历史学也最终被看作是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了。

既然历史文本等同于一般文本，那么历史叙述也不再高于其他叙述，“历史”在这里完成了自身解构的过程，正式宣告走下了神坛。那么，后现代主义是否如其反对者所言变成了“消灭”历史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诠释下，“历史”是否彻底沦为纯概念性的所指？事实证明，尽管存在着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满腹狐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抱负。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不仅在历史领域开拓了新的疆土，更为文学写作领域所吸收；将触角伸向了文学写作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成了当代历史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源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元小说便是一例。

我们今天看到的后现代主义历史文学写作，往往是具有史学叙事性质的理论小说文本，常被形容为比论文更好的研究载体。它既联结了历史编纂学和元小说写作，又因发现了从黑格尔以降的西方历史哲学所存在的缺陷，因此又从另一方面加强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自立。历史编纂元小说部分地吸收和利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思想，又充分加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考，成为一众历史写作中颇具理论品质和思想深度的一种文学样式。通过研究发现，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在对待历史书写的诸般问题上采取了相近的、也同样是基本折中的观点，即放弃朴素的符合论、但对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知的可能性却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个态度暧昧的所指，它无法定义自身；

^① 杨耕、张立波：《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选自“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总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